



甘十九妹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二）

甘十九妹

「美国」萧逸

甘十九妹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.625 印张 4 插页 71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72

ISBN 7—80605—708—0/I·613

定价：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徐徐的清风，带来淡淡的一阵荷叶香气。

“碧荷庄”这所讲究的客栈，即因为有了这间占地颇大的荷池而得名。

荷花池子居中而设，中有“池心亭”。该亭分别由四道曲折迂回的朱红小桥，衔接着东栈的四个跨院。每一个跨院之内，都有十来间清雅精致的客房。客房分由一扇月亮洞门，与正中池心亭暗通款曲。于是，你有幸居住于此，只消将临池一面的落地纱帘拉开来，即能享受到碧绿碧绿的一池春光和沁人心脾的一阵阵的郁郁清芬！

尹剑平、樊银江，摇身一变，居然都成了风流倜傥的游客！现在，他们正自凭窗而坐，享受着大好的湖上春色！

然而，他们毕竟并非真正的闲游游客，亦无心于眼前的荷池春色。吸住他们目光的，却是座落于池心的那座池心小筑：池心亭。

虽然称呼上说是亭子，而事实上，却较一般的亭子要大得多。朱红的栏杆，雕花的格扇，碧瓦飞檐，画屏彩壁，好漂亮的一座湖上建筑！

这里除供应客人赏荷小坐，亦兼理大宴小酌。四方形的亭面，摆着十数张红木大理石的八仙桌，每一张座椅上，都铺着红的松软坐垫。

碧荷庄的客人，无论你是大宴小酌，或是小坐品茗，只要

你走进这座池心小筑，必定会使你流连忘返，间或一杯在手，便当不醉不休了。

碧荷庄之所以名噪淮上，士林见重，一方面由于它建筑得玲珑别致，富丽堂皇，另一方面却因为它的主人是个十足的风雅之人。

此人姓赵官印三省，早年进士出身，为官京师，干过一任户部员外郎，因为仕途不甚得意，兼以宦囊多金，乃携其小妾辞官归返故里乡梓，在这“灵碧”县境，开建了这座极尽华丽雅致为能事的客栈，一切食寝享用俱是第一流的。果然人杰地灵，凭其特殊关系，不及一年已声名大噪，成为皖北境内首屈一指最叫字号的客庄。

当然，能够来到这所碧荷庄为客的，绝非是一般寻常人士。

第一，你必须囊中多金，否则无足以支付阔绰开支。第二，你必须衣冠楚楚，如能附庸风雅者更为欢迎。至于喜欢惹事生非，动辄拿刀动剑的江湖武林人物，皆非欢迎之列。

尹剑平、樊银江风度翩翩，举止高雅。蔡香主衣着华丽，尤其神似一饱学骚客，自在欢迎之列。他们进门的第一天，蔡香主即赏下了二十两的一锭彩银，博得了店家的十分青睐！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与方便。

今天是第二天，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许多想要知道的事情。尤其是此刻，当那个红衣红帽的怪样人物，出现在池心小筑的一刹，就更证明了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十分正确了。四道犀利的目光注视之下，亭子里的红衣人已无所遁形。事实上如果他真想隐蔽行藏，也就不会明目张胆地出现于此。他当然是有恃无恐。

除了红衣人独占一席之外，亭子里稀稀落落地只得三五个散客。

红衣人那张白皙的瘦脸，活死人般地耷拉着，大白天也显得那么无精打采，面对着一池碧荷，翦翦春光，竟然连转动一下眸子也是懒得，一双吊客眉，在残阳里泛着黄白的光泽。这等怪模样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给人十分惊异的感觉。然而，隔池注视着他的那两双皎皎目光，却显示着那股强烈的敌意。

“尹兄，你确定是他吗？”樊银江的声音里充满了冷峻，怀疑地说：“他真的是那个甘十九妹的红衣跟班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尹剑平黯然地点了一下头。

对方那张脸，以及这般特殊的装扮，即使化成了鬼，烧成了灰他也是忘不了。

樊银江冷冷地笑了一声，缓缓地道：“很好，这一次我们总算是来对了地方，只是，为什么不见那个甘十九妹的踪影？”

尹剑平目光注视亭子，冷冷道：“她是不会轻易现身的，但是看了她的这个跟班儿，也就几乎等于嗅见了她的味道，她已经万难掩饰行踪。”

樊银江兴奋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以为甘十九妹也住在这碧荷庄？”

“我的确是这么怀疑。”尹剑平顿了一下接道：“不过，详情是否如此，却有待蔡香主返回之后才能确定！”

“哦！”樊银江恍然地道：“原来是你打发蔡香主出去的，怪不得我半天都没有看见他的人。我以为他到哪里去了。”

尹剑平道：“蔡香主老成持重，人又很机智，他与店家又相处得甚好，由他出面询问探听，一定比我们有所见地。”

樊银江点点头，站起来道：“走，我们到外面亭子里坐坐，就近观察一下那个红衣跟班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尹剑平微微一笑道：“银江兄不必急于一时，等一下蔡香主

回来之后，确定了对方行藏之后，再出去也不迟，请少安毋躁。”

樊银江不耐地坐下来道：“这个红衣跟班叫什么名字？武功如何？”

“他叫阮行！”尹剑平道：“你不要小看了他是一个跟班，却具有一流身手！”

樊银江嘴角略现不屑，轻轻地拉出了一条笑纹：“只从外表上看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如有机会，我倒见识一下，看看他能有什么惊人的功夫。”

尹剑平道：“自然他绝非银江兄你的对手，不过我等此来，行藏务要谨慎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万一惊动了甘十九妹那个姑娘，可就麻烦得很。”

樊银江点点头道：“尹兄放心就是，我绝不主动惹事就是，只是若要犯在兄弟手上，哼！那可就只怪他的八字排错了地方。”

尹剑平心中一惊，这才知他原来较其父更要自负，固然他一身武功确是了得，只是大敌当前，最忌锋芒显露，心中好不为他担忧。

说话之间，即见“飞流星”蔡极由外面走进来。

他原来就身材矮小枯瘦，穿上一袭肥大的宽松袍褂，更显得瘦弱之极，加上头顶的瓜皮小帽，十足的一副老学究，骚人模样！

尹剑平忙站起来道：“蔡香主辛苦了，快请坐下。”

蔡极回头看了一眼，掩上了房门，凑身过来坐下。

樊银江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探听到了些什么来？”

“哼！”蔡极一面摘下了瓜皮小帽“我们这一趟还是真没有白来！”

眼睛向着尹剑平一瞟，接口道：“尹少侠果然好亮的照子，真当得上是神机秒算，果然，他们都是窝在这里。”

樊银江一惊道：“你是说甘十九妹？”

“大概是她，错不了。”

一面说，他一面端起放在樊银江面前的一碗香茗，掀开盖子，撇了撇上面的茶叶沫子，放到鼻端嗅一嗅，然后就嘴喝了一口。

“你快说吧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樊银江道：“你可看见了那个姑娘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”蔡极翻动着一双小眼睛道：“我的殿主爷，你把事情也未免看得太简单了！我就是跟老天爷借个胆子，也不敢这么放浪形骸呀！”

尹剑平点点头道：“蔡香主谨慎行事是对的，可是已摸清了对方的住处？”

蔡极点一点头，说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说着停下来，向着窗外啣了一下嘴：“就在对面南跨院里。”

樊银江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蔡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还用说？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用了五两银子，就买通了南院里负责茶水的那个小伙计，套出了许多消息！”

他喝了一口茶之后，才接下去，说道：“据那个负责出入送茶水的小余告诉我说，南跨院里，虽然有雅舍十间，但是，仅仅只住了主仆六人。”

樊银江一怔道：“他们竟有六个人？”

“殿主先别急，听我说呀！”蔡极道：“经我打听之下，原来是一主五仆，而且那个主人，竟是一个年纪甚轻的少女，剩下的几个人，一个是红衣跟班的听差的，四名少年侍从，其中有两人是轿夫。”

尹剑平微微点头道：“完全正确，这个姑娘就是甘十九妹，

她果然来到了这里。”

樊银江冷笑道：“既然知道了她下榻之处，你就该进去刺探一下。”

蔡极点头道：“我原来也有这个心意，只是一来那个伙计小余告诉我说，南院里客人已有关照，不许任何闲人随意进出，否则唯店主是问。”

樊银江道：“笑话，他们开的是店，还禁止客人进出吗？”

“话是不错，”蔡极道：“可是所有的南院十间房子，已全被他们包下，银子加倍给付，只要求这一点，店东特别关照，每日有专人站更，不许任何闲人出入。”

樊银江一笑道：“蔡香主一身轻功，难得了你吗？”

蔡极点头道：“殿主说的是，我绕向后院，抽个冷子翻过了院墙，借着院子里花石掩饰，侥幸不曾被人发觉，只是进了中院，就看见一名白衣少年立在那里，那少年观察敏锐，大白天我却是无法潜入，再者，我发觉到三条甬道的进出处，皆置有一个白瓶，瓶中散着缕缕青烟。我想到了尹少侠所说的‘七步断肠红’的剧毒，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，这才潜了回来。”

尹剑平道：“蔡香主这番措施不错，否则一经中毒，眼前便只有死路一条，切记大意不得。”

“银心殿主”樊银江听到这里，也禁不住皱起了双眉，脸上却显出隐隐怒容。

他为人刚愎自用，生就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个性，表面不言，心里却是一千一万个不服，只是并不说出来罢了。

“飞流星”蔡极又道：“我转出之后，又与那个小伙计闲聊，他说他到如今还不曾看见那个住进去的姑娘倒是长的什么样，每日送的吃食，也都必须先由那个红衣跟班检查之后，才能够送进去，也只送到二门就得搁下。”

樊银江冷冷地一哼，说道：“这么样看起来，这个甘十九妹，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哼！还好大的派头呢。”

蔡极道：“据说那个姑娘平素绝不露面，一切对外的事都由那个姓阮的红衣跟班出面解决，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先由这个人身上探索的好。”

樊银江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这就到池心亭子里坐坐去。”

尹剑平原意是想自己独自到亭子去坐坐，探察一下阮行的举动，生怕樊银江年少气盛，自恃武功，不把对方看在眼里，万一惹了事可就麻烦了。正待婉转说出时，不意樊银江已站起来，只得作罢。

三人出了客房，穿过月洞门与那道迂回的朱红小桥，直接来到了座落在荷花池正中的池心小筑。阵阵荷香扑面袭来，夕阳残晖，斜洒在碧绿如翠的荷叶上，反射出一片碧光，袭人眉睫，令人顿时神情为之—爽。

三人在亭角柱这一个雅座上坐了下来，茶房上来。

樊银江便讨了三碗此地最负盛名的“冻顶沉香”。

蔡极深深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好景致！”

他显然被眼下的美景迷住了，殊不知对方甘十九妹那个红衣跟班儿就在座上，直到他无意看见了阮行在座时，不禁怦然一惊！尹剑平顿时以目光示意他，要他不要失态，并点头表示早已知道。

须臾，茶房送上来此地最负盛名的名茶“冻顶沉香”，三人接过来，樊银江揭开盖子嗅了一下，夸赞道：“妙呀！”

这一声“妙”也就传到了彼座上的那个“活死人”阮行耳朵里。

阮行其时正在闭目打盹儿，由不住倏地睁开了眼睛，两道犀利的目光，登时注视在樊银江身上，却也没有放过与他同座

的尹、蔡二人！他显然吃了一惊，把身子坐正了一下，遂即仔细地¹¹向对面三人观察起来。

尹剑平佯作不见，一面笑向樊、蔡二人举起青瓷盖碗，微笑道：“二兄素雅，面对佳境，岂可无诗？真个大伤风景了！”

樊银江心知他的做法，再者他自负文采过人，当不后人，当下一笑，道：“尹兄说的极是，即请以眼前美景，吟上佳作，弟等看看是否能够有所唱和，也当附庸风雅一番，互博一笑。”

尹剑平偷眼一扫，阮行正在全神贯注，当下点一点头，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这么说小弟就先行献丑，套用前人的绝句，以期抛砖引玉了。”

蔡极抚掌笑道：“然，然！尹相公名重一方，定多佳句，老夫洗耳恭听了。”

尹剑平放下瓷盖碗，真个吟道：“水光入座杯盘莹，荷气袭人笑语香。”

蔡极抚掌连赞道：“应景绝唱，妙！妙！世兄真高才也！”

樊银江一笑道：“此少游佳句也，兄台改动得好！”

他遂即亦附和吟诵道：“风翻荷叶一片白，水湿蓼花千惠红。”

吟到下一句时，手指池边蓼花一片，示意乃应景佳句。

蔡极少不得又夸赞了半天。

尹剑平道：“此香山句也，老兄高才！”

蔡极抚掌道：“老夫献丑。”

皱了—下眉，才吟道：“更无俗物当人前，但有清风洗我心！”

樊银江点头赞妙，道：“试倾万景池亭酒，来看半轮红日春！”

尹剑平道：“坐挹水风侵袂冷，眠花分露满身香！”

说到后句时，目向红衣人阮行—笑，似在语射他的方才闭目小憩。

阮行顿把目光转过，一张白脸显然气恼不得！

因此樊银江的下一首：“风自远来闻笑语，水分流处见江湖。”他也就没有再听到了。

三人你唱我和，着实的乐了一阵子。因为三人表演逼真，却又各有实才，红衣人阮行倒真地被他们给蒙了过去。他素来厌恶这类骚人墨客，一时也就懒得再多看他们一眼。

蔡极还在搜索枯肠，却见尹剑平以指蘸水，在桌上写了几个字：注意来人！即见珠花垂帘“哗啦”一声响处，一个貌似“猛张飞”样的汉子大步踏进来。

他身后同时还跟进了四个高矮不一的汉子，虽然各人都弄了一套体面衣服穿在身上，可是看上去偏偏就不像是那么回事。尤其是最头里的那个“猛张飞”，人黑得像是煤炭行的大掌柜的，脸上却还长着金钱般的七八个大麻子，外加上一脸刺猬般的胡子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无论他在哪里出现，都能吓你一跳，他老兄偏偏弄了一件藕白色的绉绸子长衫穿在身上，却因为胸肌过于壮大，上襟头的一个钮子硬是扣它不上，只是任它袒着，而他身后的那四个人，也都差不多一副模样。

五个人一进亭子，十只贼亮的眸子，满座上乱转。

五人全身上下说不出的一股子江湖习气！

蔡极只看了一眼，登时神色一变，忙自低下头来。

樊银江低声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尹剑平轻轻摇了一下头，示意他们不要说话，即见五个人一眼看见座上的红衣人阮行，顿时面现喜色，为首的那个猛张飞样的人物，拉了一下胸前袒开的衣服，咧着一张大嘴，率先径自走了过去，下余的四个人一齐跟上。

红衣人阮行在五人刚一来时，就看见了他们，面上却是不动神色，直到五个人走到了面前，他才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示意

他们坐下来。五个人分别一抱拳，执礼甚恭地坐下位子来。

为首的“猛张飞”嘿嘿一笑，朗声道：“阮爷你来了多久了，咱们哥儿们来迟了。”嘿嘿一笑，他俯下腰来，声音放低了，一面拉着身上那件不合适的衣服道：“他娘的！咱们兄弟一辈子就没穿过这个！东借西凑，才弄了这么几件，哥几个先到澡堂子里洗个澡，才换了衣服前来，原以为时间还早，谁知道他奶奶个小舅子的，还是来晚了。”

就是前两句声音小，说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全亭子的人，几乎全都听见了，有几个客人情不自禁地都被这番话逗得笑了起来。偏偏这汉子还不自觉，站起来捞起长衣下襟，权作是蒲扇，呼啦呼啦直向脸上扇个不停，嘴里连声嚷着好热。红衣人阮行用十分恼怒的目光盯着他，这汉子才忽觉失态。

他赶忙坐下来，一面招手唤茶房道：“喂！喂……跑堂的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茶！什么冻不冻的……来个十来碗，先给爷儿们凉着……”茶房嘴里答应着，一面直翻着白眼。

老实说，来到这碧荷庄的客人，十居其九俱都是风雅之士，等而下之的也都是些富商巨贾，还都称得上体面人物，像眼前这几位穷凶恶煞，也不知是哪里错开了庙门，跑出来这么的一群山精海怪，简直把他吓了一跳！

看到这里，尹剑平注视着蔡极低声道：“这几个人，你可认识吗？”

蔡极冷冷地道：“后面几个，只是眼熟，那头一个，却是认识，他就是宿县‘金刀盟’的老大，‘洗云刀’李桐，人称李大麻子的那个。”

樊银江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是他，哼！想不到金刀盟的人，居然也凑起了热闹。”

尹剑平十分关心地向蔡极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以前见过？”

蔡极点点头道：“去年为了一笔生意，这李麻子跟我们银心殿作对，由我与秦香主共同出面，几乎动武，这厮因惧于樊老爷子与殿主威名，才又临时服输，算是没有闹起来。”

尹剑平道：“这么说，他可认识你？”

蔡极冷冷一笑道：“想必他还记得。”

尹剑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还是避一避的好。”

蔡极点点头道：“我也以为这样较好。”

说罢遂即自位子上站起。

不意偏偏竟是这般凑巧，那个李大麻子的一双眼睛竟是刚好向这边看来，双方四只眼睛交接之下，李大麻子登时神色一震。

紧接着李大麻子倏地直眉竖眼地由位子站了起来。

“咦？”李桐嘴里自语道：“这不是蔡香主……吗？”

蔡极冷冷地点了一下头，赶忙匆匆离开。

李桐嘴里连续地又咦了几声。

他似乎还没有转过念来，蔡极已步出亭外。

红衣人阮行满脸不愉快地叫李桐坐了下来，二人不知说了些什么，顿时阮行一双冷峻的目光，遂即向着这边瞧了过来。尹剑平就知道不妥，正想关照樊银江离开，却已是慢了一步，即见那个李大麻子已经离座缓缓向他们走了过来。

尹、樊二人佯作不见。

李桐一直走到了二人面前，一双大圆眼，咕噜噜直在二人身上打转。

尹剑平含笑道：“这位仁兄，有事吗？”

李大麻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你们两个过来一趟，这边有位大爷有话要问你们！”

尹剑平摇头道：“不敢，彼此素不相识，不便打搅！”

李桐一瞪眼睛怒声道：“胡说，叫你们去，你们就去，哪里有许多话说？”

尹剑平实在不愿在这里惹事生非，正想站起同他过去，不意身旁的樊银江早已忍不住，霍地怒声道：“哪里来的丑东西，去去！”

李桐聆听之下倏地大怒，一个转身，旋风般地已到了樊银江身边。

“小子，你竟敢骂人，老子宰了你！”

休看他个子既高又大，一旦动起手来，身子倒是极见灵活，这时身子一经转过来，倏地探出一只蒲扇大手直向着樊银江背上抓来。樊银江岂是受他欺凌之人？他心中早已不耐，思索着一旦动手，就要给对方一个厉害！这时见状，正中下怀。当下迎着 he 落下的手掌，樊银江右手倏翻，“噗！”一把已拿住了他的手腕子。李桐作梦也想不到对方看来两个翩翩神采的年轻人，竟然会是精于技击的练家子，更没有料到对方一伸手竟然拿住了自己腕上的脉门。顿时，在樊银江五指力收之下，李桐伟岸的身子簌簌地起了一阵子战抖，一时动弹不得，只见那张大麻脸涨成了一片紫红颜色，其上的麻子，一粒粒滚圆滚圆的都充满了红血，看上去几乎都要为之炸裂开来。

樊银江虽然痛恨对方，倒也不想败坏了这里的清静，所以存心只教对方尝些苦头，看看他苦头吃够了，这才微微把手向外面一送。

“老兄还是乖乖地回去吧！”

李桐偌大的身子，竟当受不住对方看似无力的轻轻一推，登时身子打了个旋转，“叭”地一声摔在了地上。亭子里立刻起了一阵子乱噻，一些人见打了架，生怕被殃及池鱼，当下匆匆离开。

原来这个“金刀盟”的老大“洗云刀”李桐，倒也绝非这般无用，只因为上来过于大意，才致为对方拿住了脉门，吃了个暗亏。

他原是施展得一手好刀法，偏偏今天由于阮行关照，不许他们携带兵刃，又穿了一身怪不合适的衣服，心中那份忿恨懊恼，就不用提了。

当时只见他咆哮了一声，倏地由地上一跃而起。

“好小子你是找死！”嘴里大声嚷着，只见他倏地一个疾转，扬起一只胳膊，凶神恶煞般的，直向着樊银江身边扑到，那只大手交叉着直向樊银江身上猛力插落下来。

樊银江冷冷一笑，坐着的身子霍地向边一闪，李桐竟是扑了个空。

其势尚不止如此，樊银江其时掌心早已聚集了内力，容得对方一招扑空之下，他左手霍地向后一挥，借力施力！这一手“玄鸟划沙”可就足见功力，只听得“叭”一声，正好击中在李桐背上。

看起来这一掌力量虽是不大，却有推波助浪之势，李桐因一招扑空之下，哪里还生受得住，只听见“克喳”一声，撞在了旁边的雕花栏杆之上。细细的栏杆，如何吃受得住，顿时断碎开来，李桐的身子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一头栽了出去。只听见“噗通”一声，水花四溅，李大麻子可就成了标准的一只落汤鸡！这一下洋相可是出到家了，“猛张飞”忽然变成了大闹江州的“黑李逵！”偏偏这位李老大又不擅水，一下去先就灌了两口水，一时间拳打脚踏，弄了个唏哩嘿啦，水花四溅。眼看着他偌大的身子，在水里载沉载浮，可惜了满池子碧绿荷叶，被他糟蹋了一大片。李桐更是被水呛得连声地剧咳不已！

看看其势不妙！

陡地，面前红影一闪，一条人影，直如穿帘的燕子，“刷”一声掠了出去。

好快的身子！

尹剑平、樊银江一经着目，顿时心里有数，果然是那个红衣人阮行现身出手了。

只见他整个身子一经窜出，极其轻巧地已经落在了一块池中假山石上，手中竹杖倏地向外一探，伸到了李桐眼前，后者正是要命关头，自是不会放过活命之机，当时一把抓住了杖梢。

红衣人阮行冷叱一声：“起来。”

杖势一挥，“哗啦”一声水响，李桐在水里的身子，就像是出潮的一只海马，湿淋淋地由水里抛起来，直向岸边上落下去。

“噗通！”落在地上，李桐总算身手不弱，当时就地打了个滚儿，窜身而起，顿时“哇！哇！”一连吐了两口清水，那双红眼恨恶地注视着亭子里的樊银江，大吼一声，倏地再次纵了过来。

樊银江冷笑一声，霍地站起，正待迎战！

忽然面前红影一闪，那个甘十九妹驾前的红衣跟班儿阮行，去而复还，已自荷花池子里纵身入亭，一去一还，极其利落，有如红云一片！

想是不愿意看见李桐的再次出丑，身子一经纵出，正好落在了樊银江与李桐之间，竹杖乍出，正好抵住了李桐扑上来的身子。

“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？”翻着两只小眼，阮行冷笑着望着当前的李桐：“还不退下去。”

“洗云刀”李桐狠命地咬着一嘴牙齿，怒视向樊银江道：“好小子，算你有种，老子是饶不过你的。”

樊银江冷笑不语。